



就向上大提出要求，能不能采访谢晋。上大就同意了，安排了见面采访。可是当他们来了才发现，现场没有安排翻译，紧急叫来石川，让他来现场翻译。石川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却很好地完成了翻译工作。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见，石川给谢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，他对学院领导说：“学院那个小孩还挺不错的。”

学院领导则对石川说：“以后谢导方面的工作就你去联络吧。”

好印象是好印象，可是一开始谢晋连石川的名字都记不得。他问了石川无数次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石川说：“我叫石川。”中国现代电影史上不是有一位著名导演就叫张石川吗，谢晋问他和张石川有没有关系？石川说没有：“他姓张，我姓石，怎么可能有关系？”

之后，中国影协给石川安排了一个任务：整理撰写上影厂老厂长徐桑楚的口述自传。这个过程中，谢晋好像就记得他是谁了。有一次，他给石川打来电话，骂骂咧咧：“石川，你这两天跑到哪里去了？老厂长到处找你都找不到！”

他马上去见徐桑楚，在路上他就想，谢导居然记得我是谁了。

那时候，谢晋在上大带硕士生，搞影视制作，前两届都招了两个学生。但是他当时的状态，又不可能带学生，石川那时候已经博士毕业了，有资格可以带研究生。于是，他就担任了谢晋的教学助手，帮他带学生，两个人开始接触并不是很多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之后谢晋公司里的一些业务石川也帮着做，他的儿子谢衍要给父亲编电影选集，电影行业的人对出版这方面不是很熟悉，不知道怎么编法，就来找石川。石川说我可以啊，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。他找来学生，校订文字，很快编成了《谢晋电影选集》。

走进“谢晋片场”，导演音容笑貌如在眼前。



“我提出的一个想法谢导很满意，”石川对《新民周刊》记者说，“就是每个剧本后面附一篇学者的评论，我去约了对谢晋比较了解的学者来撰写评论，这套书在上海书展上销售得也很不错，谢导很满意。自那以后，谢导对我就更亲近了一些。什么事情他都会叫上我。他要去和谁吃饭、喝酒，都会叫上我。”

打造谢晋纪念馆

2005年，中国电影一百年，北京建了中国电影博物馆。北京方面提出来，希望谢晋把一些历史资料捐献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。他很高兴，很兴奋。但他的儿子谢衍不愿意，石川记得当天晚上，谢衍就给他打电话，说这可不行了，怎么能让老爷子把这些东西都拿到北京去呢？我们要搞就在上海自己搞一个。石川就把这个情况跟上大的领导汇报了，说他的家里有这样一种意愿。上大领导表示，那我们学校就来操作这个事情好了。

这件事情落到石川的头上。一开始找不到房子，要建一个谢晋电影艺术馆，至少要有三四百平方米的空间，但是当时上大的房子很紧张，只能先收集谢晋的一些物品。这样过了三年，2008年谢晋突然去世，上大领导着急了，问为什么谢晋电影艺术馆这么长时间还没建成？是怎么回事？石川向领导说明原因：主要是没地方，找过闸北区，也找过其它地方，但都没有谈成。上大就拨了半层教学楼。2008年年底，他们着手做具体的建馆工作，名字改为“谢晋纪念馆”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石川一直在做谢晋的研究。他的电影公司当时留下来的服装、道具，他拍片时的档案、剧本、来往信件，

谢导喜欢喝酒，喜欢热闹。

